

卷之四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

并論

枕中記

南柯記

嵩岳嫁女記

廣陵妖亂志



○○

周秦行紀

唐牛僧孺

余真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
 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
 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
 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
 豪家黃衣闈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
 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

湯若士評

叙得古拙

袁石公評

只此一段光景

便覺勾引將去

屠赤水評

對得渾成繞首
步入碧雲溪

湯若士評
靈分明白

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
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
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
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
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
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
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
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

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
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
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
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
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
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
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
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

湯若士評
恍如玉樹臨風

素石公評
年低薄太后拜

如戚夫人主客
泰錯言意尚悉

袁石公評
如臣禮是斟酌
處
先帝謂肅宗

妃子一作妃禮
為安

天寶中宮人呼
玄宗多曰三郎
湯若士評
摹神至此
正奴太真名

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
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
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
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
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
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
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
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

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
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
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
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
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
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
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
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

湯若士評

淡話自是恢諧

素若公評

大得臣體語漫

送客有度

附攷

西京雜記云高

祖與夫人環照

見指骨

湯若士評

后詩凄慘中帶

風流王詩恍惚

中帶懊恨戚詩

似戲似真有無

窮含意太真詩

如山陽之笛悽惻

動人潘詩如清

江細柳毅紋自

生像儒詩則骨

清態遠而其寫

情酸楚處如子

夜閉商絃令人

肅狀而起徐詩

字俱淨比諸

今天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

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

作更覺凄清

袁石公評

似醒似夢是仙
居是鬼窟僧儒
際此不知作何
想

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
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
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
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
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
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
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
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

袁石公評
問客添飯羞嗔
怎生承認

屠赤水評
生前不棄胡兒
死後何嫌孛子
無柰為太后一
驚撐出耳

袁石公評
東坡云半像儒

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
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
人為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
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
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
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
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株象單于婦。
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

父子犯罪大畜
小畜只是昭君
命薄到度大半
作伴
屠未水評
僧孺失道乞宿
會撰賦詩又復
遠巡擇配想已
夜半而侍人告
起餞別約又更
許則入昭君院
特俄頃耳真是
一刻千金

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
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
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
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
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
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
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
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

日不歡竟不知其如何

鍾瑞先評

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風流

調笑假此無傷

周秦行紀論

唐李德裕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覩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

附攷

涼國李公堂呼

牛僧儒曰太牢

附攷

德裕父老甫相

憲宗僧孺對直

言策痛詆當路

條失政遂與為

怨後僧孺樹党

出裕為浙西現

察使而僧孺入相九裕所善者悉逐之後裕遷淮南節度使代僧孺之甥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給裕奏鷟起用其半牛李結怨其兩相傾陷如此

恒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貶太牢已久

彭源名程趙郡

名紳

素石公評

此正歐陽所謂

引集詔孔頴相

闕于前而以多

寡為勝負者

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京國彭源趙郡諸從兄嫉太牢如讐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為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為人

袁石公評

直欲一網打盡
牛李之怨所以

日深

屠赤水評

諸笑刺骨

袁石公評

人以牛李口舌

相忤陷牛以大

惡李寧無太苛

乎固也狀而盡

但謀之誅而祖

宗土字登狀為

異類所有讓史

至此裂皆指後

即日之以司馬

田恒誰曰不宜

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
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
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
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
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
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為政、宜為君除患、曆既、
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
太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

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
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
跡于後、

是書本李贄皇門人聿璣所撰、而嫁其名於、
牛相思、黷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
寘之族滅、且曰太牢以姓應讖、文屢有異志、
又曰太牢貶而復用、豈王者不死乎、噫、不至、
是也、思黯亦一代奇才、特以持論堅癖、遂與、

正士為仇豈誠有田常魏操之心者衛公斯
言毋迺溺于朋黨之偏乎故余嘗謂士君子
於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
議鹽鐵者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
而為党如牛李者嗟夫其始一語言之忤而
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陷延蔓數十百年
而不已亦可憫哉吾于斯傳也重有感焉于
是乎書子遠志

枕中記

唐李泌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
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
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
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
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
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為翁

袁石公評
只今未遇的措
大已遇的貴歎
介是廬生但
無緣遇呂祖身
朕讀此枕中記
却不是當面指
點

屠赤水評

先以盧生數語

揔提所適而後

一一分疏明白

後摠繳一段以

揄揚其盛固匪

處不漏針芒

沈青慈陶器

屠赤水評

拾朱紫之遠

表石公評

一部仕進歷履

屠赤水評

樹名之適

又評

出將之適

曰此而不適於何為適生日當建功樹名出將入
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
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
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日昏
思寐是時主人蒸黃梁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
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瓷而竅其兩
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
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

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
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
起居舍人為制誥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
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
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為京兆
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
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敕投河隍戰恐帝
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

又評
建功之適

袁石公評

畧盡升沉之弊

急宜回首矣俟

漏盡鍾鳴

屠赤水評

入相之適

袁石公評

東門黃犬業有

成案議得破忍

不過江心破漏

噬臍何及

又評

有此一窟愈足

顯復起之榮

屠赤水評

族茂之適

袁石公評

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
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
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為當
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
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
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為賢相同列者害之遂
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

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東
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
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
裁其妻救之得免其罪者皆死生獨有中入保護
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為中書
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個
儉位倚傳為考功員外儉為侍御史位為太常丞
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為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

一摠滴水不漏
一篇血脈處
靈動而後復餘
沒不盡
屠赤水評
列鼎選聲之遠
家肥之遠

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

表石公評

一上疏一降詔
摹狀寵崇極其
周悉

又評
舉世皆夢也演

致寇履薄。臨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願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朕自愛。謙奠無妄。期丁有喜。其夕卒。廬生欠伸而寤。

邯鄲者以夢語
夢也天地有日
盡此夢何時醒
吾為世下一鍼
砭曰不須太認
真耳

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
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
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
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
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湯若士評

舉世方熟邯鄲一夢予故演付

伶人以歌舞之

南柯記

唐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
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
忤帥斥逐落鬼縱誕飲酒為事家居廣陵郡東十
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榦修永清陰數畝
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
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

袁石公評

無冗可入差堪
一遊

屠赤水評
亦是黃梁一頃

袁石公評
濶淨世界禪者

禪徒者繼征誅
者征誅俱于古
視穴中作生涯
耳

湯若士評
對仗森嚴燦若
雲錦

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餼馬濯足俟子
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
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
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
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
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
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
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

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
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
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
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
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肴膳
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
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
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敝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

袁石公評

忽入一周弁便
生已後許多波
瀾卷石小卉儘
多生趣

又評

像度間整不知
此孽虫何處得
來續造像式蟻
穴中列有一周

公笑

湯若士評

淳于生何處着
眼山陰道中自
當應接不暇

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
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
吏數百僻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
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
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
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
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
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

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
意必以為父在邊將因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
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
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
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
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
十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
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為戲弄風態妖麗言

袁石公評
二叢問最奇此
事果有果無淳
于生記得却記
不得

湯若士評
真是夢中說夢

屠赤水評
一時含糊答應
不朕是悟夙因
是思夢裡

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
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
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
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
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
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
謁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
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

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
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
不思念之乎生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
意今日與此君為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
生日奉命為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
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
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
相武成侯段公因次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

袁石公評
不點綴周田叙
舊一番此夢有
何憑據故後以
周生之卒田生
之疾實之

屠赤水評
一夢中不可少
此歸南

袁石公評
如此一夢不必
邯鄲枕亦不亞
邯鄲枕

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
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
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
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
曲調淒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
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
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
向者羣女、姑姑，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

號修儀宮。羣仙、姑姑，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
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
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
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
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
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
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
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

素石公評
父子深情存歿
如一蟻穴大地
亦非兩世界固
知芥子須弥太
倉楞栗慧者自
解

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
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
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
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
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悔情意委曲皆如
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問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
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
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

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
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
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
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
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
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
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
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

唐未水評
窮措大稍得進
步輟棚自矜
大都類此

表石公評
表章薦數知已
可謂一時知遇
究竟是樣穴功
名王陽禹貢知
者可當深省

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
回。有毘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
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
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
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
于國南。王謂生日。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
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
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

表石公評
種：離踪人物
無異敬戒之義
流貫至此。其夫
子可謂有功

少年為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
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
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
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來迎奉。
人物闐咽。鐘鼓誼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
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
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
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

湯若士評
無一處景致不
產
表石公評
塚穴用人得當

使稱治理何况
朝廷可與循良

屠赤水評

剛勇如弁與噲

陣對盟而且北

走噲穴中別有

一孫吳矣

袁石公評

周弁之卒奇甚

而與之同厄者

公主也豈大治

為爐金鍊無辨

歎

屠赤水評

陽盡之所謂陽

播者至矣

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
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迺遷顯
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
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
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
三萬以拒賊之眾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
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
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

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
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
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
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
郊候靈輦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
鼓吹塋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
亦護喪赴國生以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
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游賓從威福日

表石公評
表威近侍所當
往納靈之用得
看而竟以國人
一表遂至失寵
秉極要者甚無
謂民口可防也

盛王意疑忌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為念後二年當令迎生生

表石公評
夢熟矣至此却
亦當省不朕只
一南柯夢便可
了却恒河沙世
界

減晉井評
遠淳于婦與前
迎時大異此段
情景悽惻動人

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曹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謔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即至

湯若士評

富貴榮華一朝

淪落

袁石公評

枕上片時春夢

中行盡江南數

千里餽馬濯足

已歷盡多少升

沉西垣斜日東

牖餘樽儘堪提

省

俄出一穴見本里間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

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

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

之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

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堪於

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

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

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崇

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拆查枿尋穴究源旁可

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

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

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

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

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

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

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墟嵌空異狀中有一腐

屠赤水評

溥于際此不淺

究其洞穴則穴

中與枕中何異

袁石公評

歷、指點故處

如尋夢中正是

如此

袁石公評
音容笑語安在
金枝公主竟至
是耶正是翠被
委香塵玉骨化
瑤州矣

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
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
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
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穴窮跡
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
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
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
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

屠赤水評

逝者真逝疾者
真疾維人世之
倏忽勿謂南柯
之可妄

袁石公評

夢了為覺情了
為佛恍如百年

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
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
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
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
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
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
心道門絕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
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

幽室一炬破之

湯若士評
結法全是大史

八月自吳之洛、憇泊淮浦、偶覲淳于生、貌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叅軍李肇讚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假物立論其原出於莊生蠻觸之說若搜神

記之審而堂西陽雜俎之藝江城異苑之鼠婦皆由是出公佐殆亦附會而為此者狀其意則達矣

嵩岳嫁女記

唐施肩吾

三禮田琴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二三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末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琴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之地乎其敞莊水竹臺榭

琴音求

表石公評

松風拂裾羅月

依人隨地可娛

奚必更謀西適

屠赤水評
便有蟬宮月殿
風味

酸音至重醪酒
醍醐酥之精液

湯若士評
書生說出便非
人間品

表石公評
花枝壓境芳香
襲人却是蓬萊

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與展傾蓋、
之分耳、琴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
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
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真境矣、飛泉、
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昭燭如晝、好鳥騰翥、風
和月瑩、琴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味
何如、琴韶曰、乾和五酸、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
也、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下、不知與

足下五酸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
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
葉形類杯、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於竹葉中、
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
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餘
賚、諸從者、飲一杯、皆大醉、各止於戶外、乃引客入、
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
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於路旁、凡歷池館、臺榭、率

第我官也

表石公評

又評
既如烈日輝霞
又如罡風淒雨

似此薰籠酒醒
翻甘露未堪與
倫

表石公評
瓊韶曰誰書
生曰某之恍是
當面

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瓊韶坐。瓊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日。坐亦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瓊韶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離腥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精方盤於瑤幄之內。羣仙方奏霓裳羽衣曲。書生前進請命。再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

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壻。可各賜薰髓酒一杯。瓊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噓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瓊韶於羣仙之後。縱目。瓊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失望。有玉女問曰。李生來未。於是引瓊韶進立於碧玉堂下。

屠赤水評
天高聽卑只一
延年便是為賄
賂苛虐之筌

左。劉君笑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
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事章者。有何所為。
曰。論浮梁縣令李延年。以其人因賄賂履官塗。以
苛虐為官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雄於
貨財。巧偽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
花峰叟。徇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紓死限。量延五年。
璆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
旂。導以笙歌。從以嬪嬙。及瑤幄而下。王母復問曰。

李君來何遲。曰。為敕龍神。設水旱之計。作瀕淮蔡。
以殲妖逆。漢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
一表斷其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畧舉大
綱耳。其表云。某孫某。克構丕基。德洽兆庶。臨履深
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夏。西蜀之孽。不費天
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朗清一方。尚屯
其氛。稜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口。
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是。稔。羣。醜。但

湯若士評
整齋不讓六朝

屠赤水評
較悉利害若持
掌

附攷
衡山道士軒轅
稱明貌極醜白

髮黑面長頰而
高侯喉之中作
楚漢視之若無
人故校書即候
喜新請之曰龍
頭縮齒蠢豕腹
漲豉亭
素石公評
物極星移即神
仙不無感慨

使年饑癘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
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疢。其利則
厚。伏請神龍施水。癘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戰力。
漢主曰。表至嘉第。既允許。可以前賀誅鋤矣。書生
謂瑯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韶自
空而下。執絳節者前。喝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
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
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醮。

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
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
新。市朝云改。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
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盤。而歌曰。勸君酒。爲君悲。且
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杯
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
興。悔駕驂騑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
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停駕憩昭宮。

附攷

楚辭云崑崙山

曰玄圃臺即瑤

池宴王母處

屠赤水評

未二句寄情遠

甚味之殊覺潤

穆

穆王名滿

宴移玄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
 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
 酣清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
 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杯觴初
 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穆
 滿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
 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修修當時不
 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壠頭漢主上王母酒歌以

附攷

遼東有白鶴集

於城門之華表

柱童子欲射之

鶴徘徊空中言

曰有鳥之丁令

威去家千載今

未歸見搜神記

葉靜駐高宗時

道士入直翰林

作國子祭酒

柳宗元書蒼黃

失措貌

送之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
 盡是仙桃力看取神僊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
 令威能歌令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
 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
 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杯久之王
 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
 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
 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

鍾瑞先評
群仙夜集行酒
悲歌讀之使人
生徬徬之思

袁石公評

如此資予亦太
狼藉矣狀群仙
酬和可謂脩集
諸珍則數銷文
錦又作州

屠赤水評
僚九旭草吳畫
顛書

湯若士評
疎、歷、極、蒼
極老

留金翡翠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唯
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仙亦慘然於
是黃龍持杯立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
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鳳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
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卽以鮫鮓五千疋海人文
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牀明月驪珠各十斛
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
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

韶、琴、韶、飫、飽、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請
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
兮雲爲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
間於是茅盈詩云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
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
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蘂
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開詩旣入內有環珮聲卽
有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琴韶行禮禮畢二書

袁石公評
一出桃源無津
可問那得不惜
別

生復引。廖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酒一杯，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塗寂寞。於是二童引廖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君謂廖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峰，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

又評
疑是遼東歸鶴

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見嵩山嗟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覓，葬於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廖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屠赤水評：玉水為姿，蘭芷為佩，吟弄數

過，疑似濯魄於冰壺。

廣陵妖亂志

唐羅隱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

袁石公評

邪人欲肆其惑

之術、未有不由

此法

表石公評
有此道侶何難
禳雉惟此左道
可惑遂在

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拔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

表石公評
唐之季物力竭
矣。何堪此不費
之費用。之等。朕
千里。候朝廷
罪何可錄。誅

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卽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鑰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

屠赤水評

小語句如淡桂

釀花芽蕊溢口

袁石公評
無徵不信自古
識之兵馬與太

白陰徑借者將
何用為所借者
將何徵出語愈
誕取信愈難矣

又評
座側塑韋郎是
極善湊趣處是
大好玄想處

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
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
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
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
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
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媿色、左右
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
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

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
葦蓆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
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
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
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
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
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魏岫拂眉青、韋郎年少
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

屠赤水評

自謂疑鬼疑神

寔已驚天驚地

其用心最苦用

計殊拙

袁石公評

托健牯為神明

豈惟高駢當誅

玄女斥土亦當

陰強

屠赤水評

人謂此媼大不

知趣真堪絕倒

余謂媼一片憤

心正欲藉此以

暴其醜是大有

識見者

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於
宣城及至楊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
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
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
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
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
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
石以礙之偽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於

碑上須叟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
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媼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
來里胥借耕牛牽碑悞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
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墻而進常與丞相
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
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
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
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為之否若有但請

袁石公評
司馬巾幗之辱
亦自諸葛漢之
不意守一肯自
辱乃爾

屠赤水評
古來挾不賞之

功樹無前之績
而扼腕于貶斥
若不獨一監城
監已當任若之
績安所用之
袁石公評
不如此不足
動千里帶五百
金已歸用之七
首已歸千里則
知一監城監誰
又歎蕭勝之竅
疑也

此人當之無不蓋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
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
期。衣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
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瑣
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
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
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
也。納五百金賂於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

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
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
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
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
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七首獻於駢。用之稽
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
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
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

屠赤水評
覽此數語既覺
恨欲植骨又覺

吳維合口

袁石公評
倘若公輸未奮
或可騰空而上

袁石公評
前已畧盡用之
奸詭至此沒為

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
段。燒。葬。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
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
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
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
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
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
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

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
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
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楨人或逼之奮然
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
是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諸月
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畧知文字父
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

揭出豈整竹雞
書耶

湯若士評
先具一張無恥
面皮

屠赤水評
是亦牛有罪焉

為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
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惠悟事、
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箠、匿家與奴婢等、居
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
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給之、歲餘、通於魯仁
室、為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
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
弘徽既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穀巾布褐、用符藥、

又評

予又不賦無罪
公楚

湯若士評

于術家欲作大

仙於儒家又作

大聖

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真法
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
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
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為
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
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為
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也、自是出
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

表石公評

以金寶悅左右

亦是小人捷法

屠赤水評

茂親倫殖貨利

楮私黨趨徑實

鉗衆口破家園

一之為用之揭

出覽之自應發

指

表石公評

如此一小人賂

毒生靈流禍無

極人謂傳後還

應加以死律以

快衆忿予謂此

等樣人更無此

等樣法律足抵

其罪若稍罪浮

于法不如令人

心共罪之為快

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人客廣陵公私
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
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
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
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
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
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
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為道

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
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
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
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備以備指使各有
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
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
已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
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耳

屠赤水評
呼朋引類自固
根株小人必以
此為先務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為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為令公道中羽翼不欠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察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

素石公評
把用之亦作滅
等論正欲極狀
殷惡耳要知數
人原無軒輊

又評
含沙中人毒流
骨髓聞至此覺
袖頭三尺鵠鷄
生鋒

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狡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為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為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為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感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

屠赤水評
交手爬搔血流
方止此天降其
罰特假手青衣
耳

湯若士評
此等樣人只好

與犬子作相識

表石公評
不有鐸母之過
則殷一伎便絕
有何趣味惟橋

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
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
唯與殷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
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
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
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
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
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

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
滅族冤家也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
百人鞭背殆坐光啟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
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
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旣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
其面尋撮其鬚髮頃尅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
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
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

下一蘇纔好後
加快討此霧大

是快心

又評

小人拚得一死
快心恣意無所
不為只曉得人
生寧有兩遍死
竟不省死差了
這一遍

陪之、騶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
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
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
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屍道左、為讐人剗其目、
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峰、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計、因出
入府庭、遂聞於縉紳、始為監鐵小吏、性敏辯、事之
利病、皆心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

屠赤水評
小人反覆情態
數語中描摹殆
盡

首任之、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奏
為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
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權糴使、偽朝授堯卿
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
○ 廝○ 養○ 輩○ 必○ 斂○ 衽○ 以○ 金○ 玉○ 餌○ 之○ 微○ 似○ 失○ 勢○ 雖○ 素○ 約○ 為○
死○ 交○ 則○ 相○ 對○ 終○ 日○ 不○ 復○ 與○ 言○ 趨○ 利○ 背○ 義○ 如○ 此○ 權○ 貴
無○ 不○ 以○ 賄○ 賂○ 交○ 結○ 之○ 故○ 不○ 離○ 淮○ 泗○ 僭○ 竊○ 朱○ 紫○ 塵○ 汗
官○ 省○ 三○ 數○ 年○ 間○ 盜○ 用○ 鹽○ 鐵○ 錢○ 六○ 十○ 萬○ 緡○ 時○ 王○ 棨○ 知

袁石公評
堯卿之惡似少
減于殷呂而軍
人咸請啗之終
為仇人所殺豈
猶有遺而未盡
暴者歟

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為諸葛殷所保持
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
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為讐人
所殺弃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
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
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為笑端

余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為張呂迷惑事則
甚疑之以為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畧迺受左

道愚弄不異兒童豈耄年喪志而狀耶及考
他書始知是記出於羅隱嘗不禮于千里
作此狀之其間增飾之誣固自不免溫公乃
信之不疑如李蔡鄴侯家傳詞多虛美則又
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說亦開元遺事
之偽也人謂史遷好奇多變溫公亦未免耶

虞初志卷三終

新編